

李敖去世不到一个月，网上的种种议论渐渐消散，现在倒可以写点追记文字了。

我最后一次见他他是2014年元旦刚过，陪上海朵云轩的几位朋友登门拜访。热聊间他要送书给我，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，拿出笔来留字。翻到《你笨蛋，你笨蛋》那书的扉页，他刚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，有点犹豫停顿，眼光中闪出一丝狡黠。我会意笑说“没问题，我们自认笨蛋”，他却接着写了一行“笨蛋指他”，落款李敖。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、细腻的一面。

《你笨蛋，你笨蛋》为这本文集最后一篇的题目。书前第一张照片题为“高信疆死矣！”是他站在挚友墓前低头看着碑文，很有点凄凉孤独的感觉。墓地近海风大，李敖外衣裹身而显得瘦小。书中第一篇则是李敖2001年写的《送高信疆归大陆序》，第一句说到了生离死别。

我1997年初次拜访李敖，就是由高先生引见的。早先我在香港《明报》集团旗下 的《亚洲周刊》供职，高先生那时为集团总编，我的上司。他有台湾“纸上风云第一人”的美誉，缘于数十年在文学、媒体上的不断抗争、开创和辛劳，热心仗义扶持新人、帮助朋友，包括李敖。高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，李敖同胡因梦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证婚。李敖傲视天下骂人无数，唯独对高“恭敬而知心”。

高先生到北京帮香港商人办新刊并不成功，此后虽如浮云野鹤心情却难舒畅，身患重病而不自察。一天他回台湾同李敖吃午饭，李敖发觉他脸色很不好，李敖第二天就陪高先生去和信医院，带上十万元（新台币）现金，到和信医院李敖把钱放在柜台，说：“请你把他收押。”可惜为时已晚。李敖说：在高先生死前两小时，“我跟他在一起”。好友走了，李敖二话不说拿出七十万新台币（约合十五万人民币）为他买了块墓地，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张照片的地方。李敖的女性挚友陈文茜说，“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”。香港朋友马家辉写道：“在金钱背后，不能不说是有着一股热血和一身侠骨”。

其实，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医院之事，只不过是早几年他自己被友人送医救命的翻版。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书房，发现他刚动了手术成了“无

攀登南极大陆布朗断崖，雪雾肆虐，能见度极差。人们相跟着，跌在先行者的脚印里，艰难向前。

南极雪颗粒感十足，表面结有牛皮纸般的硬壳，一经踩踏，嘎地陷落，人脚深浅神鬼莫测。故专业探险队员先行踩点，用红色小旗标出安全地段，以防落入雪渊，性命难保。

在没膝积雪中跋涉，几乎烂泥中赶路。我纠结不清——是走没人走过的路？还是亦步亦趋地在前人脚印中讨生活？

前者较省力，安全有保障，缺点是易伤腿脚。雪中脚印，是前人猛力盖下的戳。他踩踉的深度，踝的弯曲度，用力的方向……都冰冷执拗地凝固雪穴中。你必须全盘承接，没有丝毫商榷地框入这坚硬无比的铁鞋。稍有差池，脚踝膝盖便受伤。几番惊惧之后，我忿而另辟蹊径，独自在皑皑积雪上踩出新途，耗力深重。

我边爬边琢磨：为什么企鹅奔走顺风顺水，不会扭伤踝关节？人则这么倒霉……

按说攀援中，并非思索好去处，幸而南极空气极为凛冽清新，大脑能在气喘吁吁的同时，一心二用。企鹅的薄膜状蹼脚，可在雪上滑行。笨拙人足，蜷在僵硬的防水靴中，抓地不牢。企鹅呈炮弹样的流线型身体，重心相宜。人被防寒衣裤外加救生背心层层捆绑后，如同蹩脚粽子，重心不稳。企鹅的膝盖有天独厚，向后生长，拐动灵便之极。而我等脆酥踝骨，哪是冰雪跋涉的菜啊……

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布朗断崖。山顶和山腰所见略同，都是奶酪般的浓雾。忽闻悠扬笛声，犹如一道阳光斜扫，周遭瞬间燃亮。

什么人会有闲心逸致在旷莽南极



曹景行

2010年夏，
李敖(右)和曹景
行在上海世博会
台湾馆内欢聚

胆之徒”，腰间还留着尺把宽的白色箍带。在我看来李敖本来就是“医盲”，前些时候他感到不舒服，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感冒，开了药打发回家。过了两天一位开医院的朋友到访，一见面就骂“你眼睛都发黄了，见你鬼的感冒！”立即就把他硬架到自己医院手术台上，腹部打了四个小孔把坏死的胆囊取走。

到我们见面时他已养得白嫩许多，比先前还要神气活现，连“丧胆”之事都变成他口中的风光。但我还是感到他的一些变化。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，得病之前几个月92岁的老母去世了。李敖孝母，在自家楼上买了一套房子给母亲住，生怕出事还装了探头可时时监护。母亲走了让他想到自己的死，“我一直把妈妈看作我同阎罗王之间的一道隔墙，现在墙没有了”。他更担心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尤其在大病之后。病中小女儿前去探视问了一句“你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？”到66岁的李敖警觉到要更多为孩子今后的日子着想。好在老天爷成全他多活了十七八年，看着孩子长大见面面，过上不错的日子。

那天提到孩子，李敖马上变得柔和起来。他告诉我，前些日子朋友来

看他，聊到一半电话铃响，他接听时满脸诚恳不断点头称“是”，让朋友感到奇怪。他解释说是小女儿兴师问罪，怀疑老爸偷吃她一块巧克力。我问“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？”他甜滋滋回答“是的！”

对孩子照护的回报，是人生走到最后仍有家人的陪伴。去年8月李敖的儿子李戡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他接李敖出院院，“25年来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：一个恢复健康的爸爸。”李戡比了个V字手势，坐在轮椅上的老爸却把手反了过来——看过电影《至暗时刻》应该懂得他的意思。老顽童么！

凤凰卫视与李敖结缘始于1999年7月《杨澜工作室》栏目赴台拍摄。杨澜在台北东丰街李敖书房对他的三小时采访，让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“音容宛在”的活李敖。也许也是因为第一次面对大陆背景的女主持人，李敖谈古说今妙语滔滔不绝，可谓少有的精彩。李敖说一口略带东北腔的北京话，又有点大舌头，不断引经据典，还老是问“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后来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听录音重新整理采访文字稿，很是辛苦。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刊发后，李敖把全文收入他的文集《洗你的脑，掐他脖子》。

南极布朗断崖上的笛声

毕淑敏

奏悦耳小调？莫非我幻听？

你可听到什么？我小声问老芦。

笛声。我知道是谁吹的笛子。老芦胸有成竹答。你看见吹奏者了？我大惑。猜的。肯定是乔纳森啊。除了他，谁还有这份雅兴？老芦笃定回答。我日后向乔纳森求证。他正倚着船舷观冰景，快活地捋着大胡子说，嗨！原来你们听到了！我说，以为是仙乐。乔纳森道，我只顾吹，没看到人。再说也看不见，浓雾弥天。

我说，听到笛声的人都很喜欢。乔纳森迟疑了一下，说，抱歉。我并不是吹给人听的。那吹给谁听？我不解。吹给南极的冰雪听，吹给企鹅和海豹们听。老汉揭开谜底。

那曲叫什么名？我问。是一首英格兰民谣，名“吹向南方的风”。乔纳森答。

乔纳森先生的正式身份是英国教授，地理学家。他在船上有一堂讲座，介绍上世纪英国南极科考站状况。好多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，不料授课那天，风浪骤起，抗冰船剧烈抖动不停。晕船这个无所不在的幽灵，将绝大多数人按倒床上。

我头晕目眩，瞳孔无法准确聚焦，像个无可救药的醉鬼。我加倍吞服了极友们送的外国晕船药，准备去听课。

老芦说，别去啦！你若吐在课堂

上，添乱。我说，这药力道凶猛，我能辨别出它强力抑制了大脑的呕吐中枢，不会当场吐出来。赶紧走吧。

相互搀扶，踉跄到了课堂，算上俺俩，共四个听众。倚着讲台的高大的乔纳森先生，略显落寞。中方领队道，船上能站起来行走并听课的人，全都到了。乔纳森先生，请开讲吧。

满头白发的乔纳森先生说：1974年至1975年，我作为海冰专家，在英国驻南极的波斯布拉站工作。它的具体位置是南纬71度，距海岸线300公里。站非简单，只有四个人。房间面积4乘以6米，总面积24平方米。工作、住宿以及所有活动，都在其内。帐篷、装备、储藏食物的箱子等等，都放在室外。南极在盛夏也会下大雪。箱子埋在厚厚积雪中，新鲜度很好。只是需要的时候，刨开冰雪，翻来翻去经常找不到。

5至8月是南极极夜期，看不到阳光，最难熬。那时候没有网络，也没有电话，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做测量，写各种科学报告。屋内的打字机，总是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

吃的全是罐头和压缩食品，没有蔬菜和水果。怎么洗澡呢？先把雪块拍进屋，等着它融化成水，然后烧热。没有洗澡设备，我们找了一块铁板，在上面凿了一些眼。另一个人把水从

上面淋下来，滴滴答答就成了淋浴。理发时，也要互相帮助。如果你在照片中，发现我的发型不够美观，那你不能怨我，只能怪我的室友手艺差。

最害怕的是得病。幸好我们身体都很棒，不过有一个人牙齿出了毛病，肿得非常厉害。没办法，他就自己动手把大牙给拔下来了……

——听到此处，我因眩晕而倒海翻江的大脑，突然澄明。天！自己拔牙？还是大牙？那是后槽牙了，医名智齿。想该队员因为年轻，智齿尚未完全萌出，炎症扩散不单巨大痛苦，或许还有生命危险。可自己动手把发炎的智齿薙出来，那得多大勇气啊！

我的讶然之色被乔纳森先生收到眼里，补充道，那队友挺能干的，事先给自己打了吗啡，然后又喝了不少朗姆酒。他自己给自己拔了牙，靠着吃药总算熬过来。

为了证明所言不虚，乔纳森展示了那张著名照片——上世纪50年代，俄罗斯南极科考站的医生，给自己做了阑尾切除术。

阑尾一旦发炎，很可能穿孔，脓液流淌，恶化为急性腹膜炎，命悬一线。如果他人发病，医生会立即做手术。可病的是医生本人，怎么办？好在该医生肚腹有病，大脑清晰。他决定自己动手，对着镜子将阑尾切除，

最深刻的场面是他同北京小学同学的相聚。那是他北大演讲的第二天，早上被陈鲁豫“约”去录了两集节目，在我看来那是《鲁豫有约》开播以来最精彩的节目，尤其看他们一老一少斗嘴十分过瘾。接着是钓鱼台的午宴，招待十多位老同学。

因为李敖录节目回来晚了，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这些与他同龄的老人，听了不少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和丑事。李敖一进门，我们就要考一考他自称天下无双的脑子，看他能叫出几个老同学的名字。没想到他居然认出一半以上，五十多年没见过面哪！

李敖特别念旧。他在北京专门去看望当年的老师，单膝跪地双手送上一千美元的红包。在老同学面前，他变得前所未见的老实，话也少了许多。后来我写下一段话：“那天李敖坚持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；一起拍照的时候，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。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本他的书，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，郑重其事地递过去。这时的李敖很传统，很念旧，很动情，很林黛玉。”

但老顽童还是老顽童。快离开上海的时候，他忽然提起上海一句粗口，要我帮他“正音”。没想到他回去后居然在节目中就用来自骂人，还好音还是没正到位，估计除了我没人听明白他说什么，否则一定触犯香港电视广播条例。

我同李敖都属猪，年岁则相差一轮，见面时说话没大没小，开玩笑百无忌忌。他最不景气的是我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四千万字，他追不上却老是要说“没有我写得好”。

四年前的那次见面留下最后的印象，是他同上海来的朋友中午吃便饭，坚持要请客，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卷蓝色的千元大钞。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装备，小照相机、小刀和防狼电击器，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只好苦笑。

同李敖打交道常常只好苦笑。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苦笑一边对他说：“你李大师本领高超，敢在独木桥上翻跟斗，只是跟着你上桥的人弄不好就纷纷落水。”不知这句话他是否听得进去，只是今天已无法再问他什么了。李敖走了，一切任人评说，不知他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苦笑？

2018年4月4日

终致康复。

人们平日对着镜子想拔一根白发，还常失手，真刀真枪自切一段肠管，绝非易事。

地老天荒远离文明的旷野之处，最怕的是突患急重病。如不及时救治，九死一生。然这“及时”二字，在南极内陆的可操作性，几近于零。我入医时，给病人切过若干阑尾，对这个手术过程略知一二。成功的前提是刀钳齐备穿针引线，当事人的极端沉稳冷静保证手术利落分毫不差。想来这位苏联医生，智勇双全外加运气顶呱呱。

乔纳森继续讲课。当时英国科考站的室外气温，约为摄氏零下30—40度之间，测到的最低温是零下49度。夏天偶尔能升到零下三度，感觉热死了。

我祖父和我父亲，都投身于南极科考事业。此站选址，就是我祖父做的决定……

乔纳森先生开始和大家互动。

我问，您执行完南极科考任务，重返文明世界，有何感受？

乔纳森先生答，感受就是——害怕！我已经习惯了和寂静冰雪打交道，和不会说话的动物打交道。一旦回到人满为患的世界，惊慌之极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南极不是友善之邦，甚至非常险恶。我们之所以能存活，全赖彼此的信任和温暖。比如和我睡上下铺的队友，人非常好。分别在即，一想到今后我再也不到这个人了，非常伤感。于是，我把他变成了我的妹夫。现在，他是英国南极局的首席科学家，同时，我妹妹生活很幸福。我呢，也能经常见到他啦！

四听众顿了一下，才理清人物关系。正巧“欧神诺娃号”抗冰船来了个蹦蹦床般的跳荡，掌声变得极为响亮。

沈从文佚简一通

陈建军

1931年11月13日，沈从文曾致信徐志摩，说他留有一份礼物，““教婆”诗的原稿、丁玲对那诗的见解、你的一封信，以及我的一点□□记录。等到你五十大寿时，好好的印一本书，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”（《沈从文全集》第18卷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，第150页）。但6天后，即11月19日，徐志摩因飞机失事，不幸罹难，年仅35岁。

徐志摩奄忽而逝后，《北平晨报》副刊《北晨学园》编辑瞿冰森（世庄）拟办纪念专号，约请徐志摩生前友朋撰写文章。他本以为大家心绪不好、无写作兴致，只预备出两三天专号，没想到来稿超乎意料地踊跃，结果竟连续出了八天。瞿冰森后将这些文章结集为《北晨学园 哀悼志摩专号》，由胡适题写书名，北平晨报社于12月20日印行。这册专号共收胡适、凌叔华、林徽音、余上沅、陶孟和、陈梦家、方玮德、吴宓等37人的各类文字近四十篇，其中收有沈从文致瞿冰森短札一通，与梁实秋致瞿冰森信合题《关于哀悼志摩的通讯》。全文如下：

冰森我兄：

在济车站路上见康虞一面，因未知彼特为志摩事来济者，故当时乃错过分手。十日来新习惯使人常若有所失，向各方远处熟人通信，告其一切过去，亦多有头无尾。六日纪念刊，恐来不及安置弟之文章，因照此情形看来，欲用文字纪念志摩，实不知如何着手，胡胡涂涂，亦大可怜也。

弟从文十二月，一日

沈从文接到徐志摩去世的噩耗，是在11月21日下午。当时，他正同青岛大学学院闻一多、赵太侗等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，在校长杨振声家喝茶谈天。沈从文感到很震惊，当即表示，想去济南探问究竟。次日早上6点，他由青岛出发，8点左右抵济南。下了火车，坐人力车往齐鲁大学梁经农校长处，得知梁思成、金岳霖和张奚若即将从北平来，于是又赶赴津浦站，途中碰见出站不久的于廑庵，“因未知彼特为志摩事来济者”，故匆匆说了几句话，就到候车室去会梁思成诸人。于廑庵在《佛寿寺里的志摩》（《北平晨报·北晨学园》1931年11月26日第205号）一文中，也谈到他与沈从文路上相遇的情况，或可印证沈从文的说法。沈从文一直等到送走徐志摩灵柩以后，才于23日早晨返回青岛。

徐志摩对沈从文有知遇之恩，诚如梁实秋所言：“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。从《北平晨报》副刊投稿起，后来在上海《新月》杂志长期撰稿，以至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，都是徐志摩帮助推毂。”（《谈徐志摩》，《梁实秋文集》，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版，第140页）难怪沈从文一看到北平发来的电报，马上就决定去趟济南。徐志摩的死对沈从文打击很大，以致其在一段时间内“常若有所失”。瞿冰森向他约稿，计划在12月6日的纪念专号上刊发，但他“胡胡涂涂”，“竟不知如何着手”。据说，徐志摩死后的当月，沈从文写过两首诗，均系未刊稿，且无标题（《沈从文全集》编者分别题作《死了一个坦白的人》和《他》），有一首还是未完稿。直到1934年11月21日，他始在其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第121期上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徐志摩遇难三周年的文章，即《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》。文中，他谈到赴济南打听消息，瞻仰徐志摩遗容，与徐志摩作最后告别的详情，同时表明：“纪念志摩的唯一方法，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，对世界多一分宽容，多一分爱。也就因为这点感觉，志摩死去了三年，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。”

50年后，沈从文在一篇题为《友情》的文章中，再次谈及他当时之所以保持沉默，没有作文悼念徐志摩的原因：“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，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，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。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，对我工作的鼓励 and 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，再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，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，始终不说一句话。后来也从未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。”（《新文学史料》1981年第4期）

《北晨学园 哀悼志摩专号》并非属于稀见书籍，已版《沈从文全集》漏收了这通信札，多少有点遗珠之憾。

滇中橄榄满山坡

余继聪

橄榄又称情人果、爱情果。我觉得这称呼很恰当，很形象——小小的球形果，乍一看，还真有些像心脏形。在国人心中，心形的东西，象征着爱情，比如相思红豆，比如同心结，比如沈从文小说中经常写到的湘西的虎耳草。

橄榄要晚秋甚至初冬才逐渐成熟，过年前后才熟透。初次行经滇中山野公路的人，是绝对经不住一树树玲珑诱人的橄榄的诱惑的，赶路再忙，都要停下车，奔向路边山坡采摘。等到狂喜过后，才感觉腿脚酸痛。低头一看，裤脚边、裤腿上已经扎了密密麻麻的小箭头一般的毛锥锥草尖，或者是苍耳子一类的小果子。

但是摘橄榄的人顾不了那么多，忍着毛锥锥的锥痛，或者由于兴奋，就忘记了毛锥锥正锥在自己裤脚上，

甚至搞得满衣袋裤袋橄榄鼓鼓囊囊往外掉，还是不要手。有的男士干脆脱下衣服，扎起袖口来包橄榄。有的女士把阳伞翻过来，放到橄榄树下，顶着骄阳，咔嚓啪啦摇落一树树橄榄——每年有多少野橄榄掉落在山野？谁也不知道。但是不必心疼，滇中橄榄满山坡，它们千万年都是这样自生自落。有的人还不满足，直接掰下树枝，猪八戒扛芭蕉扇一般，扛在肩头，拿上车来，这就过火了。

经过露水、霜冻和太阳的照射，野橄榄很快成熟了。个大的橄榄，莹白剔透，煞是可爱。但是只有滇中人自己清楚，个小的橄榄，虽然生涩些，但是回味也更绵久。到第二年二三月，仍然挂在枝头的野橄榄已经十分罕见，但是这样的腊橄榄，因为弥久，所以味道更加浓烈，分外甘甜。



筆會

星 空
(丙烯画)
吴建棠